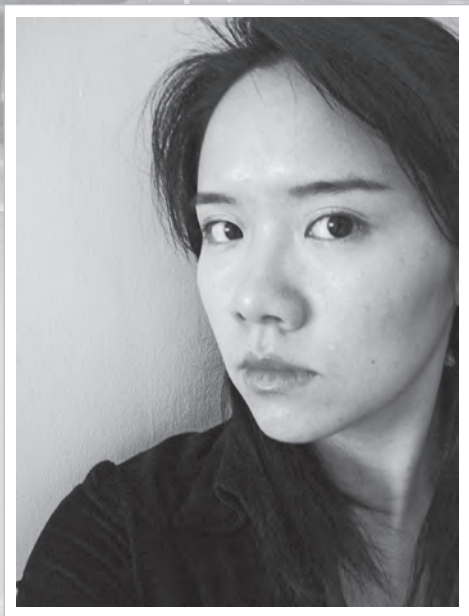


二獎

作品：漫長的告別 得獎者：庸深

庸深，一九八一年生，台大法律系畢，新聞所肄，譯有《著作權保護了誰》（商周出版）。二〇〇六年台大藝史所「宋代茶盞特展」策展人、個人攝影劇場展「罅隙」。

目前服務於海運業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榮耀歸於天上的父親，喜悅歸於地上的母親。悅歌歸於風，歡笑歸於聲線，歎息歸於塵埃。

所曾歷愛憎傷毀，生死離別，終能在字裡行間團圓，且如此領受眾人的祝福。我衷心感謝。

但願天上人間，皆共此嬋娟。

漫長的告別

祭悼對死者而言可說是無所相關。不過是為貪饕玩樂者所設的享受。一頓豐食、一場熱鬧，不過消耗自身殘存的生命力，以早臨斯境。對於死者的哀悼將達何種程度？無人能知。人情世故，不過是建立於名利浮土上一棟虛幻的華廈而已。逝者悄悄離去，對整個宇宙而言，不過是一枚從樹梢上成熟而落了的果實。

1958.9.9

字句漂浮在鍵盤的聲音裡，我尚不能一一接取它們的意思，只好任之流過螢幕，不加咀嚼直接釋放。寫下這幾句話的人早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。但是這幾句話還在，有原稿、有修訂，甚至正在鍵成電子檔，等待上網提交，供眾人輾轉分食。

這幾句話分明無情，正好做個冷靜的註腳。十個小時後，我或許要帶它上台，念給那些因冗長的典禮而身軀僵乏的人們聽。寫下這幾句話的人，在我印象裡從來也不似這字裡行間的淡漠。或許青春都是不做數的，在生活的困乏與向所愛告別之後。

這幾句話寫成於他的父親辭世後不久，四十多年來，他仍絮絮叨叨地談論整個家族只有他一子送終的哀惋，追憶他的父親如何英偉高壯，在亂世裡殺開一條血路。明明從來不是這麼個忘情的人，卻

因何如此為文？

他在二十四歲上失去了父親。

正巧，我也是。

1

父親大去的前一夜，我在牯嶺街小劇場の後台為劇團化妝。這一團雖不算忙，進進出出卻也有五、六個人，不知怎地卻跟到了個毫無調度的導演，畫面亂成一片。我跑出來透口氣，忽然手機響起，電話那頭是母親。

尷尬的沉默後，她勉強擠出一絲聲音。

「快回來吧，妳爸這次是真的不行了。」

我沒說什麼，匆匆進去把最後一場的妝化完。戲開演，一向自認謹細，不能有始無終，只好在全黑的後台摸索，憑著手感把各色口紅、眼影、粉條、鬆粉、刷具、睫毛膏，連同剪刀、針線、碎布、假髮、髮夾、梳子、髮膠等什物，一一收入劇團的工具箱裡，然後依序取出衛生紙、卸妝油、洗面乳，齊整地擺在桌上。雖然知道下戲後沒幾秒這桌面就會全亂了，仍要照章搬演這場儀式，這種虛假意外地令人深感平安。我是主祭，發願超渡劇場背面的失序之鬼，再輕手輕腳地穿越隔間布幕，取次花叢，從容離去。



幾個鐘頭之後，中台灣的冷氣間裡，我仍是主祭。穿著白衣的祭司們團團圍住我，面容憂愁而力持鎮定。

「依據他的中風病史，血管造影的結果並不樂觀。估計是有主要的動脈阻塞了，腸子已有部分壞死，所以腹部才會隆起。是不是要打開來看看？說不定可以切除，但是情況並不樂觀，畢竟已經觀察了很久……」

醫生並不是在問我。因為我正心不在焉地望向一門之隔的心電圖，他躺在那裡，緊閉著眼睛，心跳一直維持在每分鐘一百八十下的高度，據母親說，這樣的情形已經持續了整個下午。我想像那是熱天裡跑步，從清晨跑到黃昏跑個沒完，生命的背後總有陰影追趕，而我的父親正在失速。

此時，我在腦中播放著方才進門時喊他的情景。他已經昏迷得不能回答，但我喚他之後，我確信他的脈搏降到了八十五拍，足有好幾分鐘。是他終究為了我停了一停，要回頭看我了嗎？那奇蹟的數分鐘過去之後，他重回隊伍，加入領先群，一路向終點狂奔而去。

會診的醫生們短暫地交換意見，偶爾蹦出破碎不成句的英文單字。護士把手術同意書塞到我手中，她的神色讓我得以推估自己臉上有多少茫然失措。沒有人出來負責收場，用莎劇最後一幕裡慣常的手法，說些機鋒而哀憫的話。所以，提詞單呢？大字報到哪裡去了？我不是演員，只是一介平凡的化妝師，忙著尋找劇中人。而看來他們都下戲抽菸打牌去了，留我一個人硬上。

「那麼，如果打開腹腔、切除病灶，他復原的機率有多少？」

這大約是我在現實生活中說過最像台詞的台詞了。然後，醫生推了推銀邊眼鏡，令我錯覺自己回到了後台的祕儀中央。衛生紙、卸妝油與洗面乳，依照既定的順序攤開在桌子上，對手終於拾起劇本，找我好地對戲。只差我不該是劇中人，也不曾有彩排的機會，這是我真實人生裡的一幕戲，或是某齣戲裡太過真實的人生。

「也許，可以這樣說。」他舔舔嘴唇，旁邊還有三位白衣祭司望著他，好像宣讀神諭，卻不知天機已早一步洩漏，被我捷足先登、全文下載了。「這種情況，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打開後直接闖上。」他的喉頭動了一動，眼底有種自我壓迫的瘋狂。不情願接下角色、卻又因為賣座而硬著頭皮演下去的演員，看上去都有這種苦惱神情。

「但是從我實習、畢業到今天，十五年來，還沒碰過剩下的百分之五……」他補上這句，遲疑卻清楚。其他祭司看向他，好似有人膽敢在神諭上加註大逆不道的眉批，一筆畫過，才發現不但喧賓奪走了上帝的劇本，還弄糊了精雕細琢的妝容。

別擔心，這種經驗我多的是，只要打開工具箱找找，總有機會力挽狂瀾。

各色口紅、眼影、粉條、鬆粉、刷具、睫毛膏，連同剪刀、針線、碎布、假髮、髮夾、梳子、髮膠等什物，一字排開。難道我正好忘了帶回來，遺忘在深邃幽暗的後台？

那不負責任的劇作者在哪裡？導演與劇中人又在哪裡？

「我需要與母親談一談。」



倘若，一個生命走出這世界，就似乎實熟而落下一般，對這冗忙囂鬧的天地，亦無所影響。

當天凌晨，我與母親按照父親生前的心願，將大體捐贈給這所教學醫院。父親在世的最後幾年，中風纏綿病榻，靠著母親堅忍的扶持，才能延命了好些時日。父親辭世，原在意料中事，只是相聚時間長短的問題。對母親而言，或許更是某種解脫。

然而這個決定之艱難，還是讓一向勇敢的母親卻步。我不忍，將表格拿來，自己一一簽了。

其實在此之前，我與母親許久沒有心平氣和地好好說過話了。我獨身在台北，讀書之餘兼了許多差事，經濟自立仍很勉強。兩端沉重的壓力，使我們見面時，便忙著把各自的委屈往對方身上砸去。

那一夜之後，她一向倔強緊繃的線條突然鬆弛了，像拉得太緊終於彈性疲乏的弓弦。次日她就趕我回台北上課，我堅持要多陪她幾日。如果是幾年前，她會喜出望外，但現在她催促著我上路，拒絕生活裡再有畸變。她不要我，寧可獨自領略這份傷痛。

其實我想留下來陪她，也是出於簡單而自私的理由。但我沒說，只是拉著她去看電影。奇怪的是，雖然嘶啞，我們竟然還笑得出來，對話時一派平和，甚至還約定此後要好好生活。

「好奇怪，以後出門都不用擔心妳爸了，回家也不用催他上床睡覺。」回家的時候她說。「所以我真的變寡婦了嗎？」

那麼，我便算是「失怙」了。這些殘酷的標籤，讓我們稍稍清醒了過來，提醒那覆水難收且難為情的現實。原來只要我們還活著，就是彼此不可替代且無庸置疑的共犯。活著，就是我們對父親的聯手背叛。

然後冷不防，我的共犯對我說：「妳爸走前某天說，他能為妳做的最後一件事，就是負擔我的情緒、代替妳捱我罵。」

而我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是什麼？我還能為他做些什麼？

3

我在夜市邊上長大，人潮裡總有父親牽著年幼的我。我們從第一攤逛起，買燙白肉回家給挑嘴的狗兒吃。直到高中牠因為腸癌，在我家正對面的獸醫院安樂死。噩夜裡我站在陽台上，心緒穿越車流，默禱如有輪迴，讓我們約定十年後再相逢。

為什麼是十年？

或許當時是想，十年後理當已成熟，能坦然領受命運的諸般作為。三生石上舊精魂重訪，才不致重演此時此刻的狼狽。可是悠悠經年，歲月如凝如流，場景換做父親告別法會的前夜，我心喪亂依舊。

捐贈大體後，還有繁複的手續。要防腐、冰存數年，再舉行「大體啟用法會」，由醫學生解剖半



年。教學完畢，重新縫合、裹上紗布，再度舉行「告別法會」，才能火化入塔，塵埃底定。

臨危受命，去當告別法會上的家屬代表，還特別指定得上台分享父親的作品。我尋章摘句，在層層疊疊的舊資料裡爬梳，自認馬齒徒增而神色赧然的筆記本，每展開一頁便惹起好多嗆咳。那是一九五〇年代，父親無憂的青年時光，鋼筆在粗簡的紙上毫不遲疑地開展架勢，使用每一代文藝青年都很熟悉的少作筆法，夢想在未來擁有一整本屬於自己的鉛字。

父親整理得很好，筆記本的一面是初稿，一面貼著見報後的成品，每一則都細心地加上了日期與出處，能知道各版修訂的來龍去脈。我訝異地發現創作手法很新，不是我想像裡憂國的時代情調。

「當一枚果實在樹上生長成熟，而至落下。這對於廣大的宇宙，是毫無感覺的。」

或許是父親要我為他朗讀自己的作品，才於冥冥之中有此安排吧。也或許是我有意尋求寬解，才來這裡頭尋他。然而行間字裡的年輕佻狂，卻像是故意嘲笑我的懦弱。明知這無垠的宇宙，每一種看似渺小的依歸，都能演繹成振聾發聵的感情，他卻選擇玩世不恭，拒絕認諾。

看他生、送他入滅。你所喃喃不忘的一子送終，父親啊，你自己不也終身惦記著這份落寞？觸摸過那失溫的手，趨向於遠慮與深謀。

或者這恰恰是他年少的不甘示弱？放不下的物事愈沉，才更好假裝淡漠？

然而我能知道關於他的什麼？此世與他相處的日子，雖已是我回憶的全部，扣除睡眠後，卻還不及他曾活過的四分之一。我如何能援引、比附這種傷痛？

基於體恤其他家屬之情，我念了另一首名為〈螢〉的詩，曾刊載在《藍星詩刊》上，結尾在光明雖短、星火尚存，或許是個快樂的結局。走下台後，教學醫院的長官來與我握手，低低地說：「那是一本很有名的詩刊。妳的聲音令我感動。」我向他點頭致意，想起曾經讀過某篇報導，說這位長官年少時也雅愛寫作。或許意外令他想起那段看盡繁花的歲月。

然後啟程前往火葬場，一路西行而去，焦土在昏暗的日光下陰翳成公路電影的顏色。領頭的誦經師傅在遊覽車上恰好坐我隔壁。我好奇她兼具老練與脫俗的氣質，與她一路閒談。問她當年如何出家？她淡淡地答，前身如何，已經不記得了。

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，秉性得長存否？他日重見，我父是否也會這般裝傻，推說自己什麼都已記不得？

我終於忍不住放聲哀哭。

4

這世界的數量與容度，是無限與無極。一個生命的存留，不致引起狂瀾怒濤，最最不過如春風拂面一般輕悄而已。對於死者的親人或許會有一段較為悠長的傷痛，這僅是較長的一段。也許，漸漸便會被時間的流，把悲哀傷愁沖淡。

也許悲傷在人的心中，只是剎那的輕微激動，宛若果實從樹梢落至地面般輕微；抑或一道清流在



大地上流過，僅激起一圈漣漪；終將被那祭典的哀樂與送殯者的哀聲所淹沒，像人們把一封信件寄向遠方般地遺忘了。

果實深深埋入土壤，忽然抽芽宣示了種子，時空便標記出生命的向量，再難隱逝。寄向遠方的信件，在時光的支流裡迂迴前行。那些因無處投遞、而不得不假裝淡然的思念，一夜間竟妝成華髮，縱使相逢，亦不能再相識。

父親，或許我們都是太過入戲的作者，才會在多年以前使用如此世故的口吻，嘲弄散戲時明明絕實的哀痛。

而傷痛纏綿日深，如何盡付一炬？

告別再漫長，也不過一生一世。

評審意見

情感漸層釋放

◎ 阿盛

分段式的散文，讀來卻沒有拼貼割裂的感覺；反而有一氣呵成的氣勢。作者的經營架構，算是相當成功。

描寫親情，語調頗為理性，實則應是經過長時沉澱、思考、爬梳、取材。看似冷靜，終究多情。摘錄父親生前的作品，放入各段之中，既明示情同或理解，亦透露自身的領悟或寄懷。這樣的方寸，若非思緒縝密，可能會流於鬆散，但作者處理得宜，安排適當，用意明確，可以加強讀者印象，對此文有加分效果。

情感的漸層式釋放，是此文最大的優點，直到文章最後才寫出「放聲哀哭」、「傷痛纏綿日深」，令人動容。